



人生底路



上海正午書局出版

六月，一九三一



10314-120

9

295362

1963年

人生底路及其他

——羅西短篇小說集第四——

上海北四川路

正午書局出版

六月，一九三一

羅西：人生底路及其他

二十年六月初版：1——1000

實價大洋七角五分 不准翻印

著 作 權 印



NO 000458

人生底路及其他

目 錄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中秋節..... | 1 |
| 2. 再會吧黑貓！..... | 37 |
| 3. ××姑娘的尺牘..... | 67 |
| 4. 我怎麼會是你的女兒呢？... | 117 |
| 5. 夢想..... | 159 |
| 6. 人生底路..... | 179 |

中 秋 節

三元里是在C城北面的一個小村。裏面大概有二三千的居民，他們的職業是耕田，販柴，養牛，或者到C城附近的工廠裏面做苦工。這樣一個平凡的小村集，像是早被人家忘却了的，自然沒有甚麼驚人的奇境，去供人們的賞玩。因此C城裏的人們，雖然有時把他們的時光花在北

郊裏面，却永遠不會知道有一個三元里。那裏面的建築都是一些土磚砌成的矮屋，那些像製造木炭時所用的土窖般的房屋，就疏落落地安放在地上，這裏面還夾雜着荒蕪的草園；不知年代的墳墓；黑黃色的骨頭罈子，裏面裝着被拆散之後又重被排列好的四肢；在每個不遠的距離之內還有那永遠養着蚊蟲的小池塘，水面上浮着許多野草野花；在挨近一個小水塘的略為突起的山坡上面，又長滿許多高高的青綠的竹樹。這些僻靜的地方除了時時會有幾條黑牛低頭在嚼着青草之外，便是些昂首挺胸的家鷄，在尋覓草間的小蟲。當花腰的毛蟲在竹樹上睡覺的時候，白頸的黑雀却在榕樹上面唱着拙劣的秋歌。全個村落，不論春夏秋冬，全漲滿那種牛屎和腐草的臭味。

人們雖把三元里的人看不在眼內，三元里的人們却永遠記得他們自己有過一段光榮的歷

史。這就是那回鴉片之役，英國的水兵登陸，走到三元里的時候，被他們打得飛跑。老人家多數還可以記得的，他們時時告訴自己的孩子。當吃了晚飯以後，巨大的竹烟筒湊到他們的唇邊的時候，他們就坐在大樹下面，或者門檻外面，講給他們的孩子聽，三伯伯的鋤頭怎樣厲害，爛頭標的大棍怎樣有力，大辮子的開鎗怎樣有準，孩子們也快樂地默默地聽着。有時他們還指得出那一個地方睡過幾多個死屍，那一個濠溝淹死過幾多個人。

因此，人家雖瞧不起他們，他們自己却以為是一個好勇善鬥的民族。

全善伯伯的確是太老了，但是他耕着他自己的田。完全變了白色的頭髮和鬍鬚把他的臉圍起來，只剩了一個焦黑的多皺的三角孔。裏面安放着一塊廣大的額，一對乾枯的眼睛，和一個扁扁的鼻子。有時他把那枝旱烟管咬在嘴裏，就

像一叢蘆葦裏面，生着一棵長椰樹一樣。而且他也有他的奇怪的習慣，縱使那烟斗裏一根烟絲都沒有，但他老是喜歡噙在嘴裏。

“全善伯！你的牛不久就會自己耕田了！”每一個人在他坐在樹下休息的時候，都愛這樣跟他說，他就噙住烟管點點頭。

人老了，精力自然要衰疲的。因此全善伯耕田，一天休息的時候比工作的時候還多，就是他的牛，他的耕具，也是很需要有相當時間的休息的。

那天，太陽份外猛烈，因此他的休息時間也特別多；太陽微微有點向西斜了，樹陰只能遮住他的上半身。他的花老的眼睛正在無力地望着他的右邊的時候，覺得離五六丈有一個黑影在晃動着，分明是有一個人向他這裏走來了。他用他的生了重繭的粗糙的手搓了幾下他的眼睛，竭力在想分辨來的是一個甚麼人。同時他心裏

在驚奇着，因為那個人走的是一條小斜路，向來從這條路走的只有兩家人，一家是全善他一個人，一家是福根的妻，和他的媽媽。他們這兩座土屋後面就是一帶竹林，竹林中沒有路徑通到別處去的。那個人越走越近了，他穿着一身輕飄的黑縐衣袴，黑襪子，黑鞋，嘴唇中間夾着一根香烟。

“呵，”全善喊出來了，這時他的烟管已經用一隻手抓住。“福根福根！你今天回來了？你過來，等我瞧瞧你臉上有傷痕沒有！你的背脊呢？沒有叫警察的木棍捶傷了吧？”

“呵，不錯，善伯，你的牛今天吃草不吃呀？”

老人並沒有和福根親善的理由，他曾因為放在門口的雞籠裏面的一枚新下的雞蛋，把他的烟斗在福根的腦袋上面敲了一下。並且他時時對別人罵着福根。但是福根終歸是他的鄰居，而且福根嫂有一次送過五塊花生糖給他，說是

福根在城裏帶回來的。因此這位老人有時倒又覺得福根這孩子還壞得不錯。

福根蹲在他旁邊了，一面從袋裏掏了一把花生米出來，分了點給老人。但是老人却因為那些花生米裏面雜着許多銀角子，他望着福根一個個檢起來鏗鏘地放在袋裏，他的舌頭暗自伸了幾下。他的心又在嚷着：“哼！你這個壞蛋！”不過臉上依舊是佈滿笑容的，據他的經驗，福根每次回家，總要給他一枚雙銀角子。

“福根，你真是一點都不會害怕的麼？”

“怕甚麼？老虎？”

“你真是有一些胆量！”

“自然咧，一個人沒有胆量，不是值得餓死麼？”

“不過這是很不正當的，你是媽媽的獨生兒，又有了老婆，找點穩當的事做不好麼？”

“那里高興去受人家的氣！”

“唔……”

“這也不是難事呀！我老實告訴你吧，我是前天才從鐵籠裏面跑出來的，只消兩點鐘工夫，我就碰到了一樁好生意，你聽，”他拍着他的口袋說，“這不是很好的事情麼？講規矩？講正當？去對四大爺說吧，不過他要得好看些罷了，同我這樣不叫人家曉得便拿了去有甚麼分別？也許我的方法還要好一點，不必叫人家心裏懷恨我哩。”

“哈哈！”全善笑出來了。“怕你沒有四大爺那樣本事吧？”

“本事麼？他正是一點都沒有！他只會說那些比他高的人的屁是香的。他能及得我麼？你去問問我一個月出入公安局多少次？”

老人不出聲了。他在想着福根的過去。

福根的過去的確有點和別人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在全村裏面的孩子們沒有一個做過像他那

樣驚人的事幹的。每個老人都會從他的脣邊掉下一句驚嘆的批評，這裏面含有憐惜和欽佩的意味。福根永遠被這樣表面是惡意的句子讚頌着。真的，他的行為不止脫離了道德的軌道，並且脫離了一切的軌道哩！

他在十四歲那年，便開始到C城裏的一間豬肉店當夥計，因為他們和這間豬肉店的老板，有一點遠親的關係。所以那時除了兩餐飯有着落以外，一個月還有一塊錢工金和兩角剃頭錢。但是他在那裏只停留了三個月，有一次因為老板打了他一頓，他馬上就跑了回家。

回家以後，他很有把握地對他母親陳述他的新計劃，結果自然又依了他，把家中那些陳舊破壞的耕具賣光了，給他做本錢到花棣買鮮花回來C城販賣。——但是在十七歲那年，他竟因為賭博把他的本錢都斷送在幾顆骰子上面了。

福根在家中閑居的時候，他們的生活一天

天地陷入於困難之境。雖然有些舊米和借來的米可以供給他們的飯餐，並且可以由福根去別人的田裏拔點菜，或者在塘裏捉幾條魚，或者在全善的雞籠裏摸一隻剛生下來的蛋……但是人家漸漸也對他防備起來了，因此有時他們只吃點甘藷。

全善老人有時還很自驕，他以為福根給錢給他是買怕他，也許還有件事情是要叫他守祕密的，所以才肯出錢。

真的，全村的人除了全善以外，沒有一個人曉得福根是怎樣會娶得巧姐做了老婆的。就是巧姐的父親也沒有那麼明白。那天全善上毛廁，倒發了一注橫財。那毛廁只能容得下兩人的位置，也和普通的住屋一樣用大塊的土磚砌成的，後牆有一個一尺見方的洞，只有人的胸部那麼高，從那里透光線進去。毛廁後面有一塊長滿矮草的空地，再過後便是一帶竹林。那時，忽然有

兩個人的聲音衝進他的耳朵裏面，好奇心鼓動他的身軀，站起來從窗洞望出去，就望見了福根同巧姐，兩個人都躺在地下。

他悄悄地從牆邊走了過去……這樣，他竟得了一塊錢的賄賂。隔兩天，福根又從城裏買了兩條魚送給他。巧姐的父親是很窮的，因此這件事情很容易便得了好結果。

福根不懂得愛情的意義，但是却有愛情的需要。把巧姐娶了過來以後，有時他抱着她和她接吻，有時却拳腳交加地打她。她承受他的待遇，像是很情願地。平心說，福根是沒有甚麼壞處的，只是愛賭，但這是值得人們的原諒的呀！

他結了婚兩個月以後，因為憑空花了一筆錢，便欠下四大爺五十塊錢的債。村裏的人雖然還要說他太慳了，但他覺得自己的肩膀已經壓下了一個很重的担子，使他感到很不幸。

結果，他毫無辦法了。巧姐安慰他，叫他不

用着急那個時候的笑容，直比一把尖刀還要利地刺進他的心窩裏面。在坟墓旁邊，在幽深的竹林裏，在高聳入雲的山頭，在琤琮地流水不停的溪畔，他都徘徊過了。很淒涼地在思索。但他不是藝術家，沒有以山水自娛的感情。他需要的只是錢和米。——最後，他找到一個位置了，那是在北城裏面的一間染布廠。他無可如何地每天到廠裏工作。顏料的臭味和水痕的漬浸把他的腦和手成天放在痛苦裏面。——但是，他在那裏只捱過了四個月的時光，他屢次想跟那黃頭髮，單眼睛的廠主說的那句“先生，我辭工了。”的話還不曾說出來，老板早板着如鐵一樣冷而且硬的臉向他說：“福根，你明天起不用來了！”他的心雖然很難過，但是他沒有哀求那廠主。

從那時起福根就得了不大好的聲名，有人說他因為偷了廠裏的東西被開除，又有人說他因為姘了一個廠裏的女工被開除，更有人說他

這兩樣原故都有一些。他自己也不去辯正，人家問他，他只有說：“我說我受不了他的氣你們不信，由得你們去想吧！隨便你們怎樣說都可以。”巧姐雖然胆怯，有一次也大着胆詰問他了，但他只有一巴掌印在她的頰上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

其後他又曾做過小渡船裏的舵工，和碼頭上面的苦力。這兩樣職業他繼續了差不多一年，這一年中他只回過家裏五次。——巧姐不能不絕對相信她的丈夫有了外遇了。但她自己又以爲自己絕對沒有干涉的權利。——因此她悲哀着，深深地悲哀着。有一個將成胎的孩子，也在第五個月裏就掉下來了。福根的媽媽心痛得哭了幾次，福根他自己却沒有甚麼。

在做苦力的時候，他認識了一個朋友，那朋友的名字叫做黑狗，他所以得這樣美麗的名字的原故，是因爲他有兩樣特別的地方：第一他的皮膚帶着濃黑的色素，第二他的嘴很像一隻狗，

還有一隻左門牙是露在脣皮以外的。——這個人後來就成了他的新職業的夥計。

* * * * *

“喂，善伯，爲甚麼不出聲呢？你瞧，你的牛也睡覺了！”

“不錯呀，我在替你想，你有甚麼法子能夠叫人家相信你在城裏沒有女人呢？每個人都這樣疑心你了，巧姐一說起來就哭，那也太不成樣子了，你不能叫她這樣難堪，你要記得當初……呵，她沒有待錯了你。你曉得的呀！你甚麼事情都不必對我隱瞞的！”

“一個人能夠有兩個女人，才真有本事！四大爺不是很有本事的麼？所以他就有三個了。”

“你總不曉得你是甚麼皮包了甚麼骨頭，你也可以比他麼？”

“看着再說吧！不過你幫他，我也沒有話說，我看他的地位是有點靠不住的，也許他有求我